

廣州西村窯



廣州西村窯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出版·一九八七年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承星加坡李氏基金會
及香港北山堂基金熱心贊助，成立出版週轉
資金，進行編印書刊，以期促進學術研究之
風氣，推廣文化之交流，謹此致謝。

編著：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中國考古藝術中心

印刷：鮑思高印刷公司
一九八七年十月初版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序

廣州西村窯是北宋年間規模相當大的一個民間窯場，產品以外銷東南亞各地為主，但歷來不見於文獻記載，產品也向來鮮為人知。至一九五二年底，西村窯遺址重新被發現，一九五六至五七年間得到清理、發掘，出土瓷器和窯具標本近三百箱，當時曾由黃文寬先生根據部份標本編寫一小冊子《廣州西村古窯遺址》加以初步報導，由是南中國和東南亞許多公私收藏或近年出土的古瓷與廣州西村的關係才得以逐步揭露於世，從而為中國古陶瓷史添增了重要的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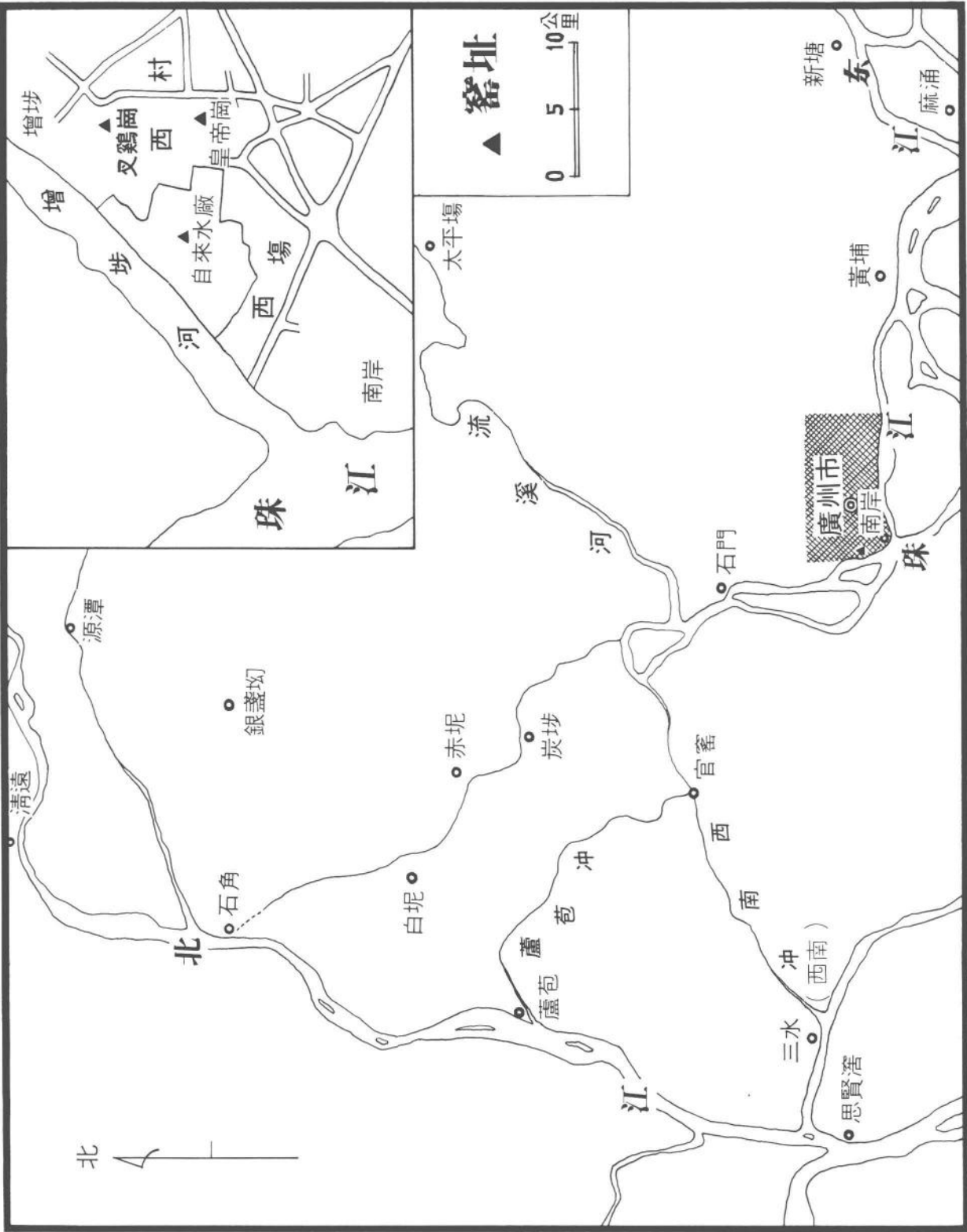
本校中國文化研究所歷來對考古和藝術都非常重視。一九七一年剛遷入目前所址就已建立文物館，其後由於鄭德坤教授的倡議又在一九七八年設立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這兩個單位無論在展覽、研究或出版方面一直都十分活躍，可說成績斐然。近年來文物館更頻頻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廣東省和廣州市各文博單位合作，策劃了許多重要的文物展覽，為大陸和香港之間的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貢獻。

今年十月間文物館和廣東民間工藝館以及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將合辦《宋代陶瓷藝術展覽》，除展出宋、遼、金三朝各窯瓷器外，更由廣州文管會提供西村窯出土的陶瓷標本、窯具等，與文物館自東南亞蒐集得來的有關資料一併展出，以資比較。為了配合這個展覽，現在決定由本所考古藝術研究中心，同時出版由麥英豪先生等在全面整理、分析西村窯發掘資料和全部標本後，與本所文物館合編的這一本《廣州西村窯》專刊。麥先生不但是廣州博物館館長，也是本所文物館的名譽顧問，由於他的努力廣州博物館和文物館能經常密切合作，從而獲得這寶貴的成果。相信今後雙方合作的機會仍將有增無已吧！

陳方正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四日

於中國文化研究所



圖一A 西村窑遗址位置圖

目次

序

第一章 西村窑的發現和發掘 -----	1
第一節 發現與發掘經過	
第二節 地理環境與窑址堆積情況	
第三節 窑灶結構	
第二章 出土器物 -----	13
第一節 窑址堆積中出土的器物 -----	13
一、胎骨與釉	
二、器物類型	
(一) 青釉素身類	
(二) 青釉刻劃花類	
(三) 青褐釉彩繪類	
(四) 青褐釉彩繪刻劃花類	
(五) 青釉印花類	
(六) 影青類	
(七) 黑醬釉類	
(八) 綠釉類	
三、文字 -----	53
第二節 窑具 -----	53
一、製坯工具	
二、燒窑器具	
三、匣鉢上的刻劃文字與記號	
第三節 客窑器物 -----	60
一、景德鎮窑器物	
二、越窑器物	
三、福建窑器物	
四、潮州窑器物	
五、其他窑器物	
第四節 堆積中的雜器和附近出土的早期器物 -----	63
一、早期器物	
二、雜器	
第三章 年代 -----	66
第四章 結語 -----	68
第一節 西村窑製作工藝的推測	
一、瓷土	
二、製坯	
三、上釉	
四、裝窑與燒成	
五、窑溫與呈色	
六、西村窑與石灣，清遠的龍窑	
第二節 西村窑產品的特色	
第三節 西村窑的興廢	
第四節 西村窑與廣州外貿的關係	
附錄 -----	75
海外遺存西村窑系標本著錄表	
英文提要 -----	84

第一章 西村窑的發現和發掘

第一節 發現與發掘經過

廣州西村窑是一九五二年底發現的。其後，經過多次勘查並作了實地測繪，報請前中南行政委員會文化部批准就地保存。

一九五六年秋，有關部門決定在這裏修建西村工人體育場，九月，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派出黃文寬、麥英豪、黎金、洗樂、羅志昌等工作人員，配合平土工程進行窑址的清理發掘工作。發掘期間，陳萬里、馮先銘、李輝柄及中山大學教授梁鈞鉅等曾到工地考察（圖版17、18）。發掘工作至一九五七年三月結束。除清理窑址外，在這裏還發掘了漢至唐代的古墓五十二座，南朝的水井四個^①。

西村窑不見於文獻記載，其產品在以往亦鮮為人知。清理結束後，我們從採集的近三百箱標本中揀選了一部份標本，編寫了《廣州西村古窑遺址》的小冊子^②，對這次發現作了初步的報導。此後，在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地出土的以及公私收藏的中國古瓷中，有的可以確認是西村窑的製品；近年，在西沙羣島亦出土一批典型的西村窑產品^③；一九七九年香港東方陶瓷學會在香港舉辦《東南亞瓷與中國出口瓷》展覽，展出品中亦有多件是西村窑的作品，有的據稱出土於菲律賓的布土安等地。

廣州西村窑是北宋年間以生產外銷瓷為主的一個規模較大的民間窑場，遺址中出土的器物相當豐富，並有自己的特點。鑑於過去編寫的小冊子材料很不齊全，遠未能反映這處窑場的面貌，而且未及全面的整理，在分類及一些提法上有不妥的地方。從一九七九年開始由麥英豪、黃森章、洗樂、潘力人、陳偉漢、洗錦祥、鍾潤生、葉濃新、陳燦強等把發掘資料連同採集回來的全部實物標本進行系統的分類整理，在這個基礎上由麥英豪、黃森章執筆編寫成這個報告。文中的插圖是由馬芳祐、李卓祺繪製，實物照片是何民本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葉立中先後拍攝完成的。洗樂、陳春麗擔負抄校工作。

第二節 地理環境與窑址堆積情況

窑場選址倚崗臨水，得水運之便，是瓷器生產的有利條件。西村窑址所在的西村，位處廣州市區的西北面，屬廣州市北面丘陵地的邊緣，大崗嶺高低起伏；其南是西場村和南岸村，為低

窪地，多稻田藕塘，窑址堆積主要在西場北面的皇帝崗；其西距離增埗河約五百米（增埗河源自從化縣流溪河的一段汊流，南流注入珠江）。流溪河是珠江流經廣州市的主要江水，在石門以上接官窑水，由官窑沿蘆苞冲或西南冲上溯，與廣東境內三大主河流的北江和西江兩條航道相通；往東經黃埔港出虎門入海。因此，西村窑場生產所需的原料，燃料可從水道運來，製成的產品就地外運也極為稱便（圖一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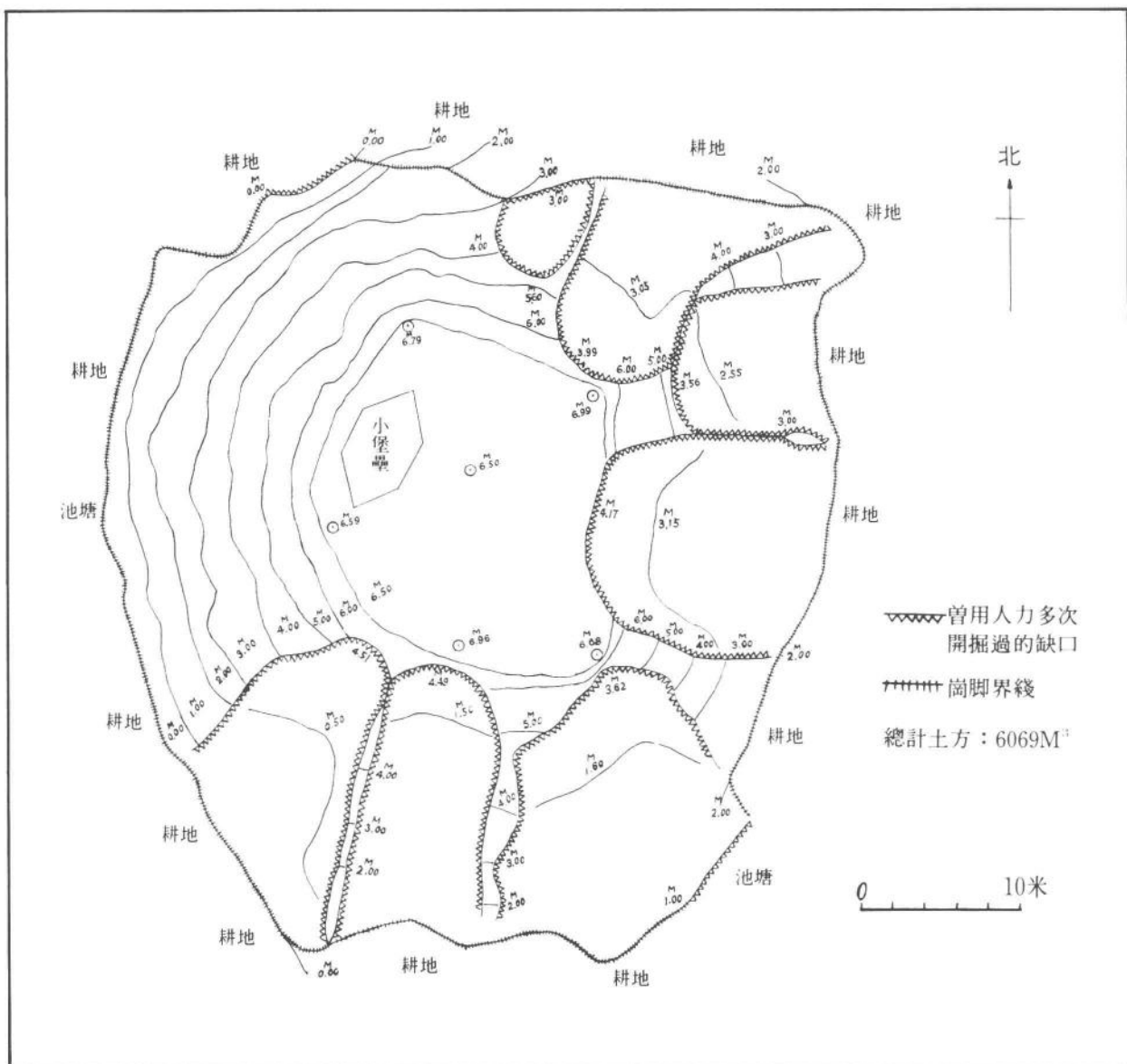
西村窑原是一處規模較大的窑場，廢棄後歷數百年自然與人為的改變，到本世紀的五十年代初，這地方大部份已闢作耕地或作建築用地，廢瓷堆積僅剩下三處：A地點，即皇帝崗；B地點，在皇帝崗西北面距離約一百米的一塊耕地旁；C地點，皇帝崗北面相距約三百米的叉鷄崗，這地點是在皇帝崗遺址清理後發現的，其堆積主要在土崗的南坡，遍地是廢瓷匣鉢，但所存範圍不大，有一段鐵路的路基從堆積中間穿過。從斷面看，堆積層自地表以下厚0.3—1米左右，僅一層，器物中除了匣鉢、墊餅、殘窑磚等之外，以青釉素身的大碗為多，型式與皇帝崗所見的無異（圖版2）。這個地點沒有進行清理。B地點是三個成品字形的小堆，堆積僅一層，殘存最厚的地方約一米，平面都在二十平方米左右，所出遺物除少數幾件年代略早的青黃色琉璃釉器外，餘與皇帝崗的相同。A地點的皇帝崗是西村窑址保存最好，遺物品類最豐富的一處堆積，在皇帝崗的西面隔着一片稻田就是廣州自來水廠，在廠區內挖溝破土亦時有西村窑的器物發現，由於這裏早在幾十年前已是水廠，在廠區內已無遺址的露頭可見了。

皇帝崗（廣州人把小土丘通稱曰崗）是一個高6.99米呈不規則圓形的堆積，它的底徑東西長46米，南北寬48米不等。表面野草叢生，有如一箇小土丘。“崗”的頂部被削成平台，挖有縱橫交錯的濠溝，西北角還有一座用磚和鋼筋水泥構築

① 這裏發掘的漢墓均已收入《廣州漢墓》中，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② 小冊子初稿由黃文寬先生執筆，麥英豪修訂，195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③ 廣東省博物館：《廣東省西沙群島文物調查簡報》、《文物》1974年10期；又同上《廣東省西沙群島第二次文物調查簡報》、《文物》1976年9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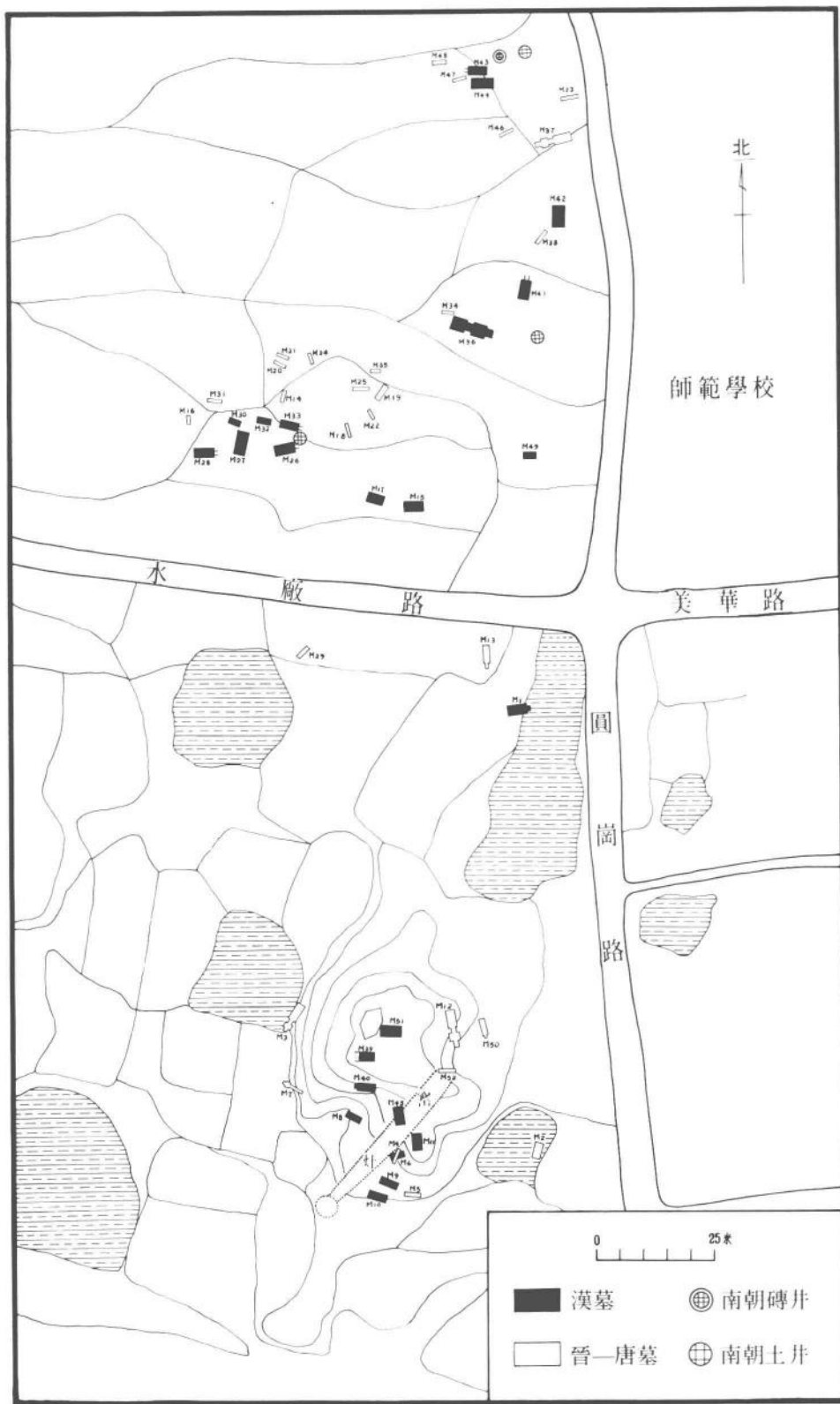
圖一B 皇帝崗堆積實測圖

的六角形堡壘。東面和南面“崗”坡間早被挖開七個大缺口，因而被破壞面幾達這個堆積的一半（圖一B；圖版1）。

堆積表面是一層厚約1米的“硬殼”，把堆積覆蓋着，這一表層是由灰黃色土與較多的廢瓷、窯具、殘窯磚等混合而成，表層之下很少泥土，盡是燒窯的廢品、窯具及一些殘窯磚，尤以渣餅、匣鉢為多，全無層次（圖版3、4、5）。在已挖開的缺口處，只要在堆積下面稍動一下，上面的堆積物就向下傾卸。堆積的底部呈高低不平的

斜坡形，東北高，西南面低下，貼底處有一層厚約0.2米的黑色污泥，內有不少蜆殼等雜物。表明這個地點在廢瓷堆積形成之前已是一處拋擲垃圾廢物的窪地。在堆積的東南角發現一座龍窯的窯基殘址，前半建築在堆積底的斜坡上，後部直接建在廢瓷窯具等堆積物之上，這是西村窯場遺址唯一保存下來的一段窯灶遺跡。

鑑於遺址的堆積不可能採取分層揭取的方法進行清理發掘，加上工地工程進度要求很急，於是決定除窯灶遺跡由我們清理發掘之外，廢瓷堆



圖二 西村窟遺址與唐宋墓群

積交由工程部門用人力挖掘，我們配合採集標本①（圖版4）。在清理過程中發現，這個堆積的情況是比較混亂的：一方面，在個別部位中，有以某種器物為多的現象存在，比如印花的器物多出於堆積的中心近底處，靠東南部則以刻劃花的精瓷製品為多；另一方面，如各種式樣、各類釉色的製品以及各類型的匣鉢、渣餅等，在堆積的各個部位都有存在。這些情況說明皇帝崗堆積，是由若干座窯的廢品在一段較長的時間內積聚而成，至於覆蓋在表層的“硬殼”，顯然是第二度的堆積了。

在堆積的西面、北面和窯灶內共發現十多個明代的黑釉骨灰罇子，在西南角還埋有一座明代的土葬灰沙墓（這座墓的墓穴構築頗特別。因為它深埋在廢瓷、窯具的堆積層中，墓穴底和周壁都是用由他處運來的五花土夯填的，木棺外面再有一層灰沙包裹）。就在皇帝崗堆積的下面，發現了漢至唐的木槨墓和磚室墓二十餘座，除破壞過甚者外，有十七座作了清理發掘。另外，在皇帝崗以北至叉鷄崗之間的耕地中也有漢、唐古墓，其中以西漢中期的中小型墓為多（圖二）。表明窯址所在的丘陵地原是漢唐時期的一處墓葬區。

第三節 窯灶結構

皇帝崗堆積的東南角發現了一座龍窯的窯基，殘存總長36.8米，窯灶結構尚存窯頭、窯身和窯坎三部份。窯身的前段是依山崗的斜坡而建，坡斜約13度，方向225度，窯身後段砌築在廢瓷等堆積之上，後端伸到“崗”頂，已毀不存。窯的平面頭部最窄，窯身中段較寬，4米，到近崗頂（已被破壞的後端處）又稍縮窄。這三部份的殘存情況是：

窯頭：在堆積之外伸入耕地下面，券頂，已塌毀。窯頭結構為一短狹空室，是燒窯時首先在這裏舉火的爐膛，長1，前寬1.5，後寬1.8米。爐膛底部有多次修築過的遺跡，即留有上、中、下三層的鋪底磚，均向上斜。其中最底一層鋪磚無疑是這處窯基最早的爐膛底，中間一層抬高0.3米，其下用廢瓷、殘窯具及窯磚等填塞，同時把引火門下段的投柴孔和兩側的入氣孔也堵塞了。最上的一層前端抬高0.18，後端0.28米，所以這層爐底的傾斜度較大，其下同樣用堆積物填塞。在這三層鋪底磚上，均未發現有燒窯的灰燼遺留。爐膛後面是一堵直牆與窯身隔開，只存殘高1.38米的下半段，其上應是直砌到頂，當中有透火孔道通入窯室。窯頭正面是引火門，殘存一堵

分為上下兩段的磚牆。下段如一基座，高和厚均0.44米，當中為一豎長形的投柴孔（孔頂部原已破壞過），兩旁各一入氣孔（這二孔亦可用於投柴），三孔均貼地。這一段應屬窯灶最初使用的引火門。上段是單隅牆，亦有一投柴孔和二個入氣孔，但三孔都不大。這大概是第二、三兩次修築時把爐膛底抬高之後使用的引火門（圖版14、15、16；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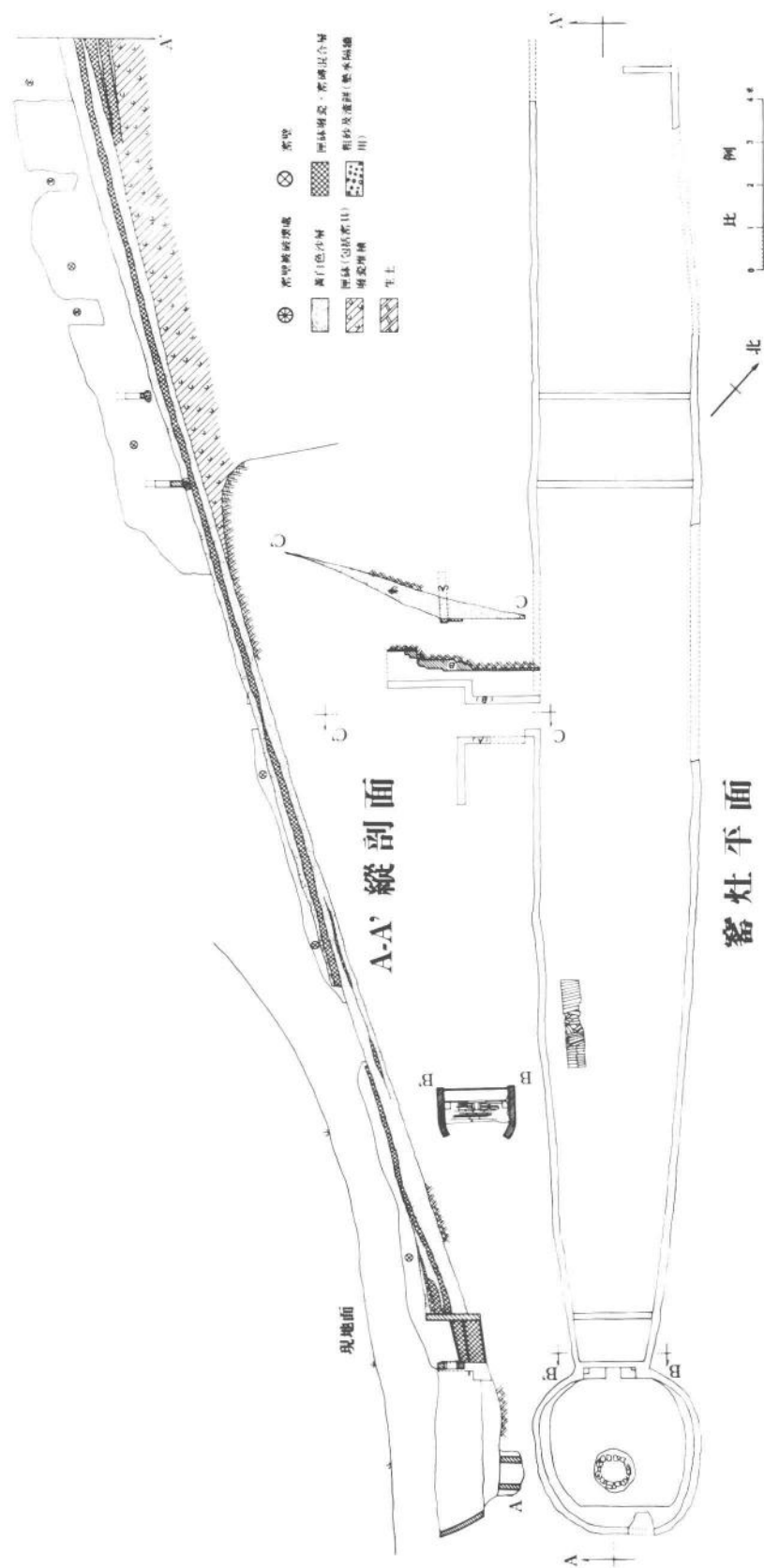
窯身：緊接爐膛之後向上延伸至堆積的頂部，因堆積頂部早已削平又挖了壕溝，窯身後部已破壞無存。窯磚一般長25、寬16、厚5厘米，結砌券頂的斧形磚上寬16，下寬14厘米，均素身，窯壁單隅結砌，窯壁的內面黏着很厚的一層墨綠色釉，券頂，已塌毀（圖版9）。計從引火門至現存的後端止殘長32.8米，前一段由引火門起往上約20米是築在原山崗的斜坡上，後段砌築在堆積上。寬度前端較窄，接連火門處僅2.2，中部最寬為3.84，後端又縮小為3.48米。殘留的兩壁被破壞相當嚴重，尤以東壁為甚，有很長的兩段已被徹底破壞了。殘存高度有的地方只剩一兩個磚位，保存最高的一段是西壁近後端，殘高1.4米，在高約1米處發券，據此估計，窯內原高在2米左右。

特異的是，僅發現一個窯門口，位在西壁距引火門15米處，窯門口砌築的拐角很清楚，窯門內寬0.6米，兩邊夾壁尚存牆基可認，當中的地面鋪有一層經過夯實的細砂（圖版8）。

窯牀上全鋪細砂，厚0.1—0.2米，最厚處0.5米不等。當窯灶全部清理出來之後，我們把窯身部份作了縱的剖開，從縱斷面剖視遺跡的層次關係就更清楚：這座窯灶用壞了再修，在同一窯基上最少已修築過三次。窯牀的前部和後端各有四層鋪砂，中間一段，有的保留二層，有的三層。在兩層鋪砂之間都夾雜着一層瓷片、廢窯具、殘窯磚等堆積物。顯然，每修築一次窯灶都重新在窯牀上鋪墊一層細砂（圖版10—13；圖三）。

在窯牀中後段有兩道磚砌的橫隔牆（圖版6），牆基是壓在最上一層的鋪砂層上面，隔牆內用廢瓷、匣鉢等填平，其上再鋪一層細砂，使傾斜約13度的窯牀面至此出現兩個台階式的平級。從結構的疊壓關係證明，這兩道橫隔牆是最後一次（第三次）修築窯灶時用來支撐券壁，起

① 按場地設計要把整個皇帝崗堆積移平再下挖約0.5米，在此堆積的西面及南面的稻田中間挖一排排縱橫相間的深溝，把皇帝崗的全部廢瓷品等傾倒溝中，上面覆以沙土，再鋪草皮。這樣一來，西村窯的標本仍在荔灣工人體育場地下得以大量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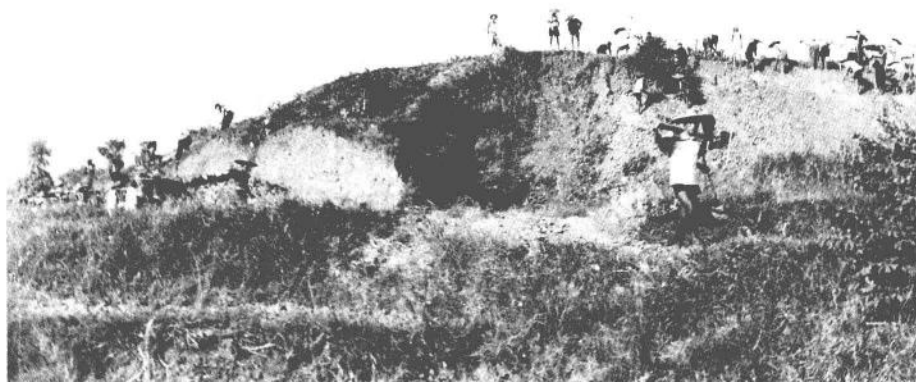


加固作用的結構。此外，在近窯灶後端的鋪砂層下面又發現有一段橫隔牆，但這應屬最初窯灶的部份結構（圖版 12、13）。

在兩道橫隔牆之間的窯牀上，靠近西邊窯壁的地方，殘留有一些較完好的匣鉢（少數疊置一起），個別匣鉢內盛有青釉素身和青褐釉彩繪盆的器坯，均未燒熟。另外，有三個明代初年的火葬骨灰罇打破堆積層，埋葬在窯灶內，其中一個埋入西壁的斷牆上，兩個埋在窯牀的鋪砂層中（圖版 7.21）。

窩坎：窯灶的前端接連着一個半地穴式的窩坎，深入現地表 2.08 米，平面呈圓形，這是燒窯時最初舉火投柴的操作場地。窩坎周圍用窯磚砌成一圈直徑 4 米的單隅擋土牆，高 1.05 米，牆頭距現地表 0.9 米。窩坎底無鋪磚，中間偏前方有一口小井，用殘磚結砌，井口內徑 0.5，深 0.6 米（圖版 14；圖三 A）。窩坎上面按理是有蓋頂結構的，可防風雨直接吹打引火門，影響窯內溫度，但在窩坎的周壁及底均未發現有支撐上蓋的柱子位置或任何支柱的痕跡。填塞在窩坎內的盡是廢窯具、廢瓷、殘窯磚等堆積物，相當混亂，無層次，但含土較多。在這裏除出有本窯址堆積的器物之外，還有一些屬客窯的標本。

圖版 1 西村皇帝崗堆積



圖版 2 西村叉鶴崗堆積露頭



圖版 3 皇帝崗堆積表層的
“硬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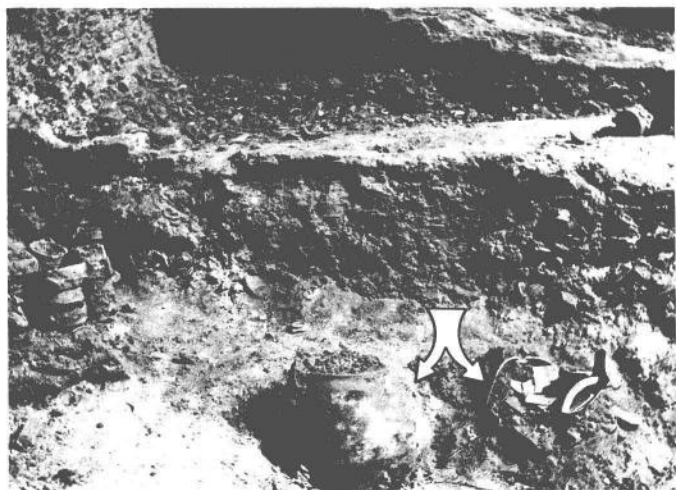
圖版 4 堆積正在清理發掘中（龍塞已拆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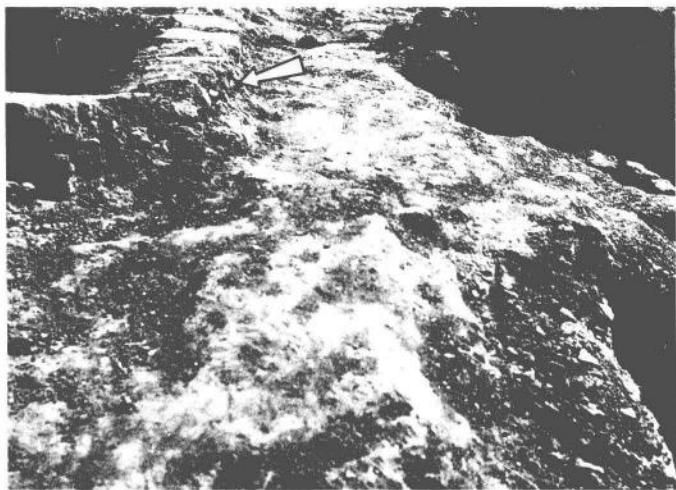
圖版 5 堆積中的廢瓷和窯具



圖版 6 堆積東南角的龍塞後部殘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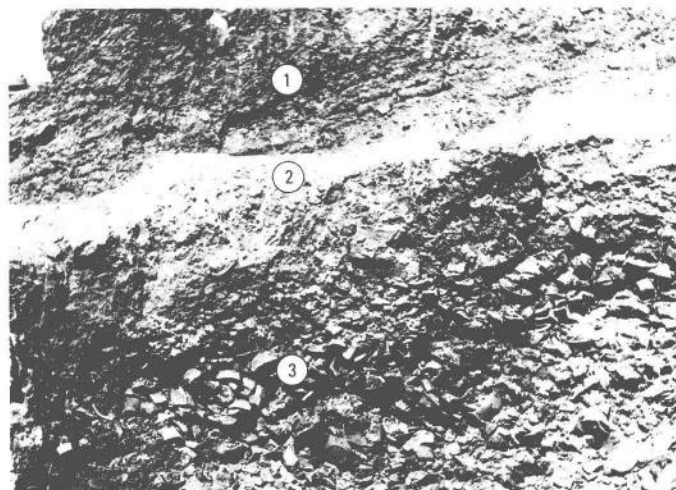
圖版 7 龍窯後部橫隔牆及殘留的匣钵（箭頭指處是後來埋入的明代骨罐）



圖版 8 西壁後部的窯門及地面鋪沙（箭頭指處是窯門夾壁牆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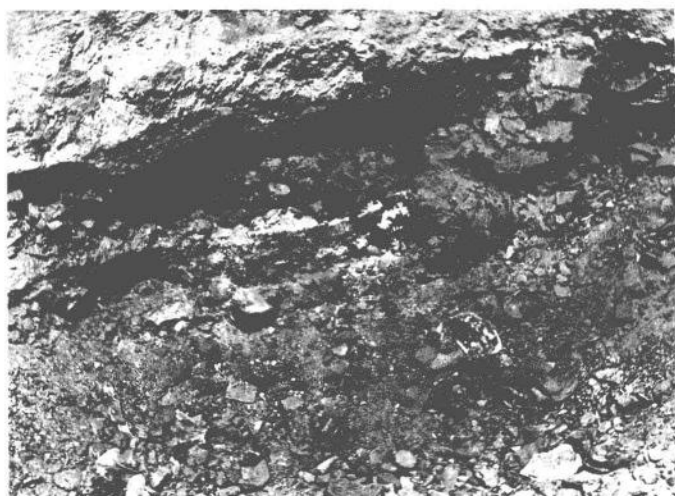
圖版 9 窯壁（西壁）上的瓷釉



圖版10 建築在廢瓷堆積上的窯灶後部縱斷面（1.西窯壁，2.窯牀底鋪沙層，3.廢瓷堆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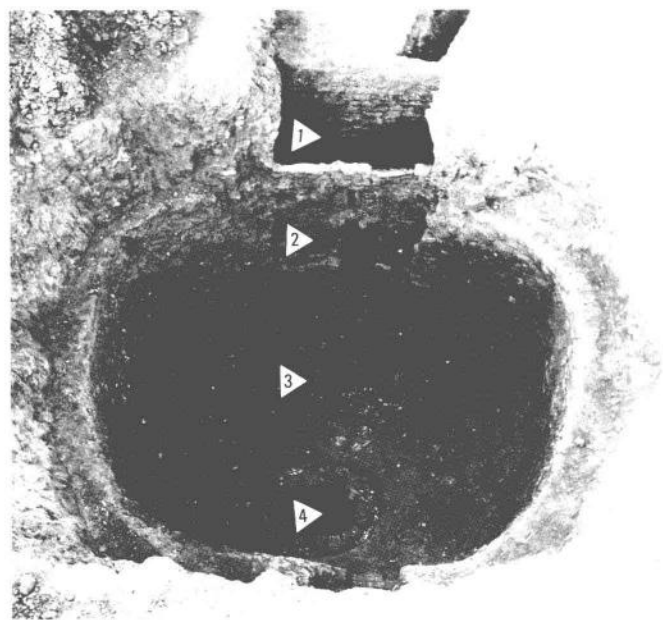
圖版11 窯灶後部縱斷面（露出多次鋪沙的層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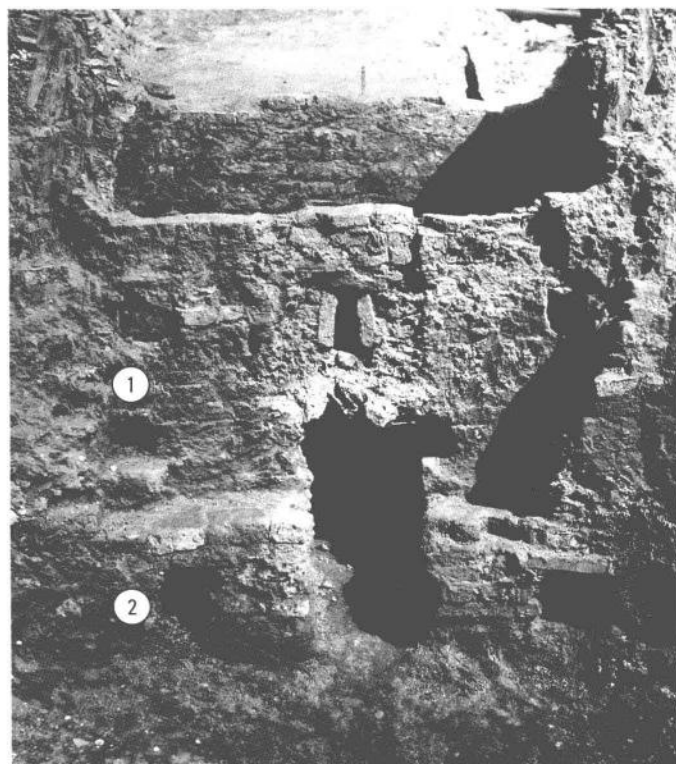
圖版12 窯灶鋪沙層下壓着的舊窯灶橫隔牆



圖版13 窯灶後部鋪沙層之下壓着的第二、三層橫隔牆



圖版14 窯頭結構：1. 爐膛 2. 引火門 3. 窩坎 4. 水井



圖版15 引火門（1. 後期建造 2. 早期建造）



圖版16 引火門近影



圖版17 陳萬里先生在發掘現場
(左起：李輝柄、馮先銘、陳萬里、黃文寬)



圖版18 中山大學教授梁釗韜在發掘現場
(右二為胡肇椿先生，左一為張維持先生)



圖版19 堆積東北—西南縱斷面



圖版20 堆積下唐土坑墓(殘)
出土的四耳陶罐



圖版21 埋入塞牀鋪砂層中的骨
蟻蓋子內的墨書紀年文
字